

# 非自然叙事的人文主义思考：《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的伦理诉求与主体救赎

## Humanism in the Unnatural Narrative: The Ethical Appeal and the Salvation of the Subject in *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

郭 雯 (Guo Wen)

**内容摘要：**《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以核战之后的后人类世界为书写对象，小说充斥着大规模复制和生物技术，解构了仿生人、电子宠物、电视、默瑟等虚拟现实的仿象与原生物之间的二元对立。在叙事形式上，作品借助科幻小说在物理、逻辑、和人力上的非自然叙事，营造了“不可能的世界”。在内容上，尽管小说充满虚实转换、记忆碎片、真假身份等“不确定性”元素，但始终将身份焦虑、情感困境、精神危机、主体救赎等现实问题与伦理诉求融入后人类语境中。小说将现实主义主题与非自然叙事形式交织互补，挑战了读者的认知，在人类与仿象的新型伦理关系中窥探了技术对社会、人性、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影响，体现着浓烈的人文主义关怀。

**关键词：**《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非自然叙事；后人类；伦理；人文主义

**作者简介：**郭雯，文学博士，苏州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英美文学、科幻小说和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美国后人类科幻小说人文思想研究”【项目批号：17CWW017】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Humanism in the Unnatural Narrative: The Ethical Appeal and the Salvation of the Subject in *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

**Abstract:** *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 depicts a posthuman world after nuclear war. Filled with mass reproduction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the fiction eliminates the opposition between the original and the copy with the images of androids, electric animals, television and Mercer. As to the narrative style, by the physically, logically and humanly unnatural narration of science fiction, the novel creates “impossible worlds”. Though full of the uncertain elements like the shift between real and visual worlds, memory fragments and real or fake identity, the story

still focuses on the realistic problems and ethical appeal such as identity anxiety, emotional dilemma, spiritual crisis and the salvation of the subject under the post-human context. The fiction is interwoven with realistic themes and unnatural narrative, challenging readers' cognition; however, in its new ethical relation between humans and simulations, the fiction explores the technological impact on society, humanity, ethics and morality, evoking a profound thinking of humanism.

**Key words:** *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 unnatural narrative; posthuman; ethics; humanism

**Author:** Guo Wen, Ph.D., is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215009,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science fiction an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ainna520@163.com).

## 引言

科幻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 1968) 是菲利普·迪克<sup>1</sup> (Philip K. Dick, 1928-1982) 的经典代表作, 电影《银翼杀手》(*Blade Runner*, 1982) 就由此改编。美国著名科幻作家厄休拉·勒奎恩 (Ursula Le Guin) 认为迪克小说充满后现代色彩, “向我们展示了现实与疯狂, 时间与死亡, 罪恶与救赎”(33)。杰森·维斯特 (Jason Vest) 概括道: “迪克勇于在破碎分裂的后现代悲观主义中重构个体主体性、政治自由、个体身份, 这些看似乌托邦的价值观成为迪克作品重要的人文主义”(xi)。诚然, 《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可谓是“赛博朋克”小说 (cyberpunk)<sup>2</sup> 的前身, 主题聚焦于身份诉求、性别政治、主体焦虑、情感与道德的丧失、传统信仰与高科技时代宗教的矛盾等关于“人”的现实问题, 但是, 很少有学者从小说的叙事特点来探讨作家如何表达人文思想。扬·阿尔贝 (Jan Alber) 认为“科

1 作为 20 世纪美国最著名而多产的科幻作家之一, 迪克一生创作了 44 部长篇小说和 121 部短篇小说, 至少有 10 部被翻拍成好莱坞科幻电影, 而以他姓名命名的科幻三大奖项之一“菲利普·迪克奖”(另两项为“雨果奖”和“星云奖”)也足以证明他的伟大。

2 “赛博朋克”(cyberpunk) 包含虚拟现实、记忆移植、平行宇宙、错列历史等元素, 尽管威廉·吉布森 (William Gibson) 被认为是“赛博朋克”科幻小说鼻祖, 但迪克作品特点可以说是“赛博朋克”的前身。其概念源自美国作家布鲁斯·贝斯克 (Bruce Bethke) 短篇小说《赛博朋克》(*Cyberpunk*, 1983), 在《前言》部分, 他提出创造该词的初衷是因为上世纪 80 年代出现了青少年黑客 (teenage hacker), 他想“将数字、技术和一群迷途的青年相结合, 直到出现这个听上去不错的单词”。参见 <http://www.infinityplus.co.uk/stories/cpunk.htm>。

科幻小说都呈现出非自然叙事特征” (43)<sup>1</sup>，小说中自然人与仿生人的博弈、饲养电子羊、用于移情及与他者融合的“共鸣箱”、代表政府意志的“老友巴斯特”、宣扬宗教道德的“默瑟主义”等脱离理性现实世界的人物和事件，都是非自然叙事，它们与多重现实主义主题穿插交织，在充满各种冲突与危机的人类—后人类进化图景中，浸淫着科技异化的焦虑感。虽然非自然叙事使“物理上、逻辑上或人力上不可能的情境与事件挑战了我们真实世界的认知”(Alber 3)，但笔者认为，探讨小说的非自然叙事超越了对其主题的研究，应当借由真实世界的认知模式产生对话性，不仅是文本中人类与后人类、男性与女性、自我与他者的对话，更是科技与人文的对话，这才是探索科幻小说非自然叙事的意义所在。小说通过无限科学幻想，拓展了人类的认知限度，最终让人类在“非自然”的情境与空间中完成了身份诉求与主体救赎，维护了伦理秩序，唤起人们重构人性、捍卫生命的伦理需求。因此，解读非自然元素如何融入现实主义文本结构，以及非自然与自然叙事如何互动，直接关系到读者对后现代社会的理解，也能发掘作家深刻的人文主义关怀。

### 一、后人类人文景观与伦理变迁

《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将故事设定在核战后的末日世界，放射尘使地球上的动物濒临灭绝，地球已不再适合人类居住。“为了殖民，人们改装了一种叫‘合成自由战士’的战争机器……这些人形机器——严格说来，是有机仿生人——成为殖民计划中任劳任怨、辛勤劳作的引擎”(11)<sup>2</sup>。政府承诺只要移民到外星球，就可以为每个人配备一个仿生人帮其生活。但是，有些仿生人不满足被人类奴役的现状，想方设法从火星逃回地球。主人公里克·德卡德便是一名专门追捕逃亡仿生人的赏金猎人，整个故事发生在二十四小时内，他追杀了六个最高级的枢纽6型仿生人。小说中科技与人性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迪克一直在探讨人与机器的差异性”(Vest 180-181)，还有学者认为里克在追杀仿生人的过程中“失去人性：变成杀人机器”(Booker 225)。另外，学者们也注意到了乌托邦式叙事与现实的关联，指出“叙事模式解构了二十世纪欧美人性的确定性……主人公过着不确定的生活，但并没有给他们创造人性乌托邦或舒适的空间”(Vest 42-43)。这种技术悲观主义色彩浸透在迪克作品中，“揭示了人类对技术控制论的恐惧”(刘

1 非自然叙事是自21世纪以来叙事学研究热点，本文所有关于非自然叙事概念及特征的引文均来自阿尔贝的《非自然叙事：小说与戏剧中的不可能世界》(Unnatural Narrative: Impossible Worlds in Fiction and Drama, 2016)。其他重要论著包括阿尔贝、尼尔森和理查森等人的《非自然叙事诗学》(A Poetics of Unnatural Narrative, 2013)，理查森的《非自然叙事：理论、历史与实践》(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y, History, and Practice, 2015)。

2 本文所有小说引文均出自许东华译：《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下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晓华 117)。尽管学者们意识到了科幻小说对世界的变形和改造，但并未发掘小说“非自然叙事”中这些不自然的人或事对探讨作品主题的作用。

叙事本质上的虚构与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和科幻的“认知疏离”(cognitive estrangement)作用相似，即“作品中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必须由读者去发现与人类有何相似或不同，才能产生意义”(Suvin 41)，这就要求我们重回历史现场，即伦理环境对文本进行解读<sup>1</sup>。战后 60 年代的美国社会充斥着越战、美苏冷战等政治危机，核武器的发展令人恐惧，自然生态遭到破坏，各种社会运动此起彼伏；黑人民权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反文化运动等形成了多元文化的新局面。迪克通过“卡夫卡式”的变形，构建了“不可能的世界”(impossible worlds)，仿生人属于人类生物属性上的不可能，自然人追杀仿生人也在不可能的情境中发生，而自然与非自然的叙事互动直接关系到读者对美国社会转型后的政治焦虑、科技异化、身份危机、大众文化等理解。流水线上批量生产出来的仿生人智商超群，并计划杀死人类主人，这就引发人类追杀仿生人的结果。为何要追杀仿生人？人类意识到长期占统治的同一性主体地位面临着威胁，“造物主”开始处于机器人决策圈上方，而非圈内，机器人可以绕过人类拥有自主决策权，即拥有主体地位。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科技产物所营造的伦理恐慌与困境时，迪克通过非自然叙事，激发人们从现实与未来两个维度对主体性变化进行思考。

仿生人受奴役的境遇与美国早期黑奴制度和种族歧视形成类比，不少生物题材“主要用做社会政治本体 (tenor) 的喻体 (vehicle)，从而引发文本中人物之间关系的各种可能性的类比”(苏恩文 416)。文本不仅暗喻美国历史，而且预见由仿生人替代黑奴的未来新型殖民文化。另外，作者没有脱离对女性的身体书写，或者对父权社会的影射，女性仿生人仍被描写为性感的、充满诱惑力的：“有的女性仿生人很漂亮，他曾发现自己被其中几个吸引过。那是一种奇特的感受”(73)。仿生人技术催生了一种新文化和伦理关系，女性的传统角色被消解，不再拥有母亲、妻子、伴侣的伦理身份<sup>2</sup>。事实上，

1 本文关于伦理的论述主要受到聂珍钊教授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启发。伦理环境也叫伦理语境，它是文学作品存在的历史空间。聂珍钊教授认为：“文学只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它不能超越历史，不能脱离历史，而只能构成历史。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有其固定的属于特定历史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对文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或伦理语境中去，这是理解文学的一个前提”(《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56)。

2 关于伦理身份的分析，主要参考聂珍钊教授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聂教授指出，“身份从来源上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与生俱来的！如血缘所决定的血亲的身份。一种是后天获取的，如丈夫和妻子的身份。从起源上说，人的身份是进行自我选择的结果。自然选择是从形式上解决人的身份问题，即从形式上把人同兽区别开来，从而获取人的身份。伦理选择是从伦理上解决人的身份问题，不仅要本质上把人同兽区别开来，而且还需要从责任、义务和道德等价值方面对人的身份进行确认”(《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3)。

日美等科技发达的国家已经出现并使用性爱机器人，这些“女性”机器人惟妙惟肖，使一些男士不再需要妻子和家庭。可见，无论是仿生人奴隶制还是女性仿生人的描写仍反映出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人文主义主体与他者的关系。

“人与非人”的互动还预示着一个时代的政治与伦理的变化。堂娜·哈拉维 (Donna Haraway) 认为“科幻小说主要围绕不确定的自我与意想不到的他者之间的相互渗透，以及跨国界的科技语境之下可能出现的世界” (“The Promise of Monsters: A Regenerative Politics for Inappropriate/d Others” 70)。作为“意想不到的他者”，仿生人与自然人共存的非自然叙事带领我们进入新型人文景观，即“后人类时代”。随着上世纪 60 年代生物基因、计算机、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后人类主义 (posthumanism) 也以“赛博格” (cyborg) 即人机混合体的概念而发展起来。哈拉维将“赛博格”定义为“一个有机机器的生物，是机器与有机体的混合物，是社会现实的生物，也是虚拟小说中的造物” (“A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 7)。后人类主义专家海尔斯 (Katherine Hayles) 则认为“后人类不重视物质性的实体存在，而重视信息模式，生物基底只是历史的偶然而非生命的必然”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2)。小说中的仿生人不具有人类的生物属性，而是在行为与思想上完美模仿人类的信息合成的赛博格，与自然人的差异性几乎为零，属于非自然叙事中的“反现实人物”。阿尔贝认为“科幻小说中不可能的人物是与将来可能发生的推测相关……即物理上、逻辑上或人力上不可能的人物和形象” (104)。科技的发展消解了人机本质差异，使后人类社会充斥着仿象，仿象是没有原版的东西的摹本，原版也可以成为仿象<sup>1</sup>。对应当代人工智能的大数据时代，人脑似乎已不占优势，机器可以表现得更像人，由此可见，技术正在重塑人性、深刻地颠覆了我们对“人”的观念。

虽然迪克陌生化了我们熟悉的世界，也预见到了几十年后的今天，但从功能上来看，他却无意解构文本的虚构性或艺术性，而是扩展了对人的身份及可能出现的社会伦理结构的认知。迪克关于“人与非人”的探讨并不在于具体形象的同一性，而在于由理性、情感等构成的人性化判断。仿生人与人

1 “仿象”亦翻译为“类象”，鲍德里亚曾提出了类像的三个序列，第三序列时期即仿真 (simulation)，这是后工业消费社会的特点，类像成为没有原版的东西的摹本，虚拟与现实混淆不清。参见 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cience Fiction.”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Trans. S.F.Glaser.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81-84. 第一个序列时期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追求对自然的反映，基于对美好事物的理想的、理念的、自然的完美模仿；第二序列时期是生产 (production)，现代工业化与科技发展为科学幻想开拓了想象空间，普罗米修斯式的目标在于不断全球化、不断壮大，可以说与之相对应的便是科学幻想。

类唯一区别就是在“社会、情感和道德反应”(79)几乎为零,必须通过移情测试或骨髓测试才能确定身份,可见,“移情”作为人类特有的交互手段和最重要的特点,在伦理与情感关系中体现着人性。自然人与仿生人之间的博弈在后人类语境下延展了人与他者的认知维度,形成了有趣的互动,打破了“人与非人”之间的伦理空白,从而对高科技时代“何为人”的问题进行探索。

## 二、人类身份困境与情感诉求

以往科幻小说会重点描写“非人”如何在人类社会进行人类身份诉求,但是这部小说却将自然人里克的伦理身份困惑与情感困境作为重点。迪克通过自然人与仿生人、电子羊、电视等仿象之间的交互,使非自然叙事与现实主义题材融会贯通,具有现实与未来的双重意义。里克的焦虑首先来自追杀混入华约的波洛科夫过程中。波洛科夫不仅能顺利混进人类社会,而且得知被追杀时,还能镇定自若地假扮苏联警察一起协助里克。里克曾鄙视处于弱势地位的仿生人,称其为“唾弃的对象,是我们都立誓要毁灭的糟粕”(97),但此次,仿生人差点杀死里克。面对真假难辨的仿生人,里克产生“似人非人”的认同感,既熟悉又陌生。在追杀歌唱家鲁芭·勒夫特时,里克同样对自己的身份产生困惑。勒夫特是主体意识强大、智商超群的仿生人,得知里克也做过移情测验后,她便循循善诱:“也许那是假记忆。仿生人不是有时会被植入假记忆吗?”(78)里克“呆若木鸡”(78),开始质疑自己是仿生人;而仿生人却露出战胜人类的胜利微笑,她知道记忆可以证明人类身份。一个人的记忆是他“有根可寻”的依据,有记忆则意味着拥有人类的反应和感受,而里克与仿生人都知道真实的记忆往往是混乱的,因此里克“有生以来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110),他成为“他者”眼中的“他者”。

一方面,虚实难辨意味着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之间本身就难以分清相互关系,这种身份的不确定性尤其成为后现代多元文化中人们无根的漂泊感的隐喻。小说的非自然叙事与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形成对话,殖民地主体身份的杂交实则动摇了传统人类主体的自主性,“我和他者”的界限不再清晰,正如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所言:“四海为家的方式就是生活在域外之家或家之域外”(587),每个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都是他者。另一方面,里克和勒夫特关于“记忆之根”的对话表明科技历史的变迁,也预示着科技将人类“历史之根”彻底切断的可能性。小说创作背景正是人类第三次科技革命之时,作为科技大国,美国开始涌现计算机信息技术革命、新能源、新材料等生物技术,自然法则与生命本体论被改写,人的肉身不再重要,人类“万物之灵”的地位被动摇,这也意味着人的意义被解构。

迪克曾经写道:“要界定什么是真实,就是要界定什么是人类”(Dick 171),但在他的笔下,真实与虚幻从来都没有明显地界限,他又将人类描写

得如同没有移情能力的仿生人，麻木不堪，在他看来，世界本质就是混乱而不可预知。人类处处充满情感危机，里克爱上女仿生人蕾切尔，而不爱现实生活中真正的人类，即他的妻子，这种非自然情感模糊了真实与虚幻的世界。一方面，在现实世界，里克的理性告诉自己蕾切尔是个假人，另一方面，他将激情、爱情和欲望转移到假人身上，宁愿与蕾切尔发生关系，映射出他的心理与情感状态，这是对现代人生活状态的寓言、精神世界的讽刺。里克的妻子终日靠“情绪调节器”游走于自责抑郁或喜悦的情绪之间，只会抱怨，“我太累了，生活没有一丝希望。我们的婚姻也让人绝望”（72）。她对缺乏交流和关爱的婚姻感到死一般的绝望，这不仅是后现代生活的写照，也可能是迪克本人多次婚姻失败的影射<sup>1</sup>。

除了情感危机以外，里克在工作中也逐渐迷失自我。他对自己的杀戮行为产生抑郁，抱怨自己的“冷漠是因为感觉自己失去了价值”（155），这也反映了现代人在职场中寻找生存意义却逐渐丧失自我价值认同感。里克逐渐渴望与仿生人建立共存的伦理关系，但在道德困境面前，他必须恪守伦理身份，做出相应的伦理选择。“赏金猎人”的身份使他必须卖命地为政府追杀仿生人。迪克以“非自然时间”和“反摹仿空间”描写了里克一天之内完成追杀任务。“非自然时间”是指逻辑上不可能的时间进程，“反摹仿空间”是指物理上或逻辑上不可能的空间情境。里克可以乘坐飞车极速往来于各个城市之间，杀死六名仿生人，这一非自然叙事体现了现代工作时间的非人道特征以及科技对人类生活的异化。人们为了生计争分夺秒地工作，成为赚钱的机器，他们宁可赚足赏金购买昂贵真实的动物，也不愿陪伴家人。

小说中的自然人内心孤寂，丧失了爱的能力，而仿生人情感丰富、意志坚定，混乱了人机边界。蕾切尔与里克之间有着无法梳理的爱恨情仇，为了让里克停止追杀同类，便布局勾引里克发生了一夜情。迪克似乎热衷于对“黑发女孩”的描写，女仿生人蕾切尔便是其中之一。海尔斯根据迪克生平推断出他对聪颖而冷酷的母亲“有乱伦的情感”（*How We Became Posthuman* 165），并将这种焦虑通过夭折的孪生妹妹简凸显出来，幻化为精神分裂的“黑发女孩”（*How We Became Posthuman* 165），因此蕾切尔兼具机器人的冷漠和人类的同情心。蕾切尔宣布“她战胜了他”（156），也标志着对男性主体性的阉割。当里克杀死最后三个仿生人后，蕾切尔便杀死了里克的羊作为报复。里克感叹道：“什么都是真的”（177），人与非人、真实与虚幻的界限再次被打破，蕾切尔以操纵者形象解构了男性，现实本身动摇了里克对她的欲望。这个非自然叙事不仅是迪克本人对强势女性和男性地位的戏仿，同时也为读者打开了另一层思考的空间：仿生人“比主人还要像人”（21），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人与物的二元对立，反倒使小说变成一首哀悼人性的挽歌。人类

1 迪克一生有过五次婚姻，关于其生平简介参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hilip\\_K.\\_Dick](https://en.wikipedia.org/wiki/Philip_K._Dick)。

千百年来的进化似乎未从生物学上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却在社会文化、精神思想、行为方面发生了巨变，技术改写了人类与世界的本质，传统人文面临着全新的难题。

在迪克编织的后人类多层网络之中，人与动物的伦理关系与模式也在被重构。电子羊吃人工草的非自然场景首先反映了战争对生态的破坏，其次，人类通过饲养电子宠物排解抑郁，获取心灵慰藉。与电子宠物这一新型他者融合的移情能力使人类伦理得以延续，虽然电子羊的诞生超越了自然法则，但是电子动物伙伴建立了跨人类的情感血缘关系，是后人类伦理关系表征，以情感和有机的方式穿越物种之间的分界，成为自然与文化的复合体。人类在电子宠物身上体现的最为自然的情感流露，实际上完成了现实中人们疏于沟通的情感表达。仿生人与电子羊作为最重要的两个仿真意象出现在小说标题的问句中，实现了人的不在场，本身就具有非自然叙事特征。里克曾问道“仿生人会不会做梦”（142），他的答案是肯定的。仿生人如果能做梦，说明具有意识，或者像海尔斯新书《非思考》（*Unthought*, 2017）中所言的“非意识认知”（nonconscious cognition），即“认知超越了生物学上的生命体，而存在于其他生命形态和复杂的技术系统中”（*Unthought* 9），仿生人对信息的高效处理能力击垮了以意识为傲的人类，换言之，去具身化的“后人类”也能具有移情能力，从而彰显人性。

移情本是人类特有的能力，是情感交流和认知的一种形式，但移情的主客体在虚拟现实的仿真产物中不断交替。另一个帮助人类完成移情功能的“反现实人物”就是“老友巴斯特”，它是出现在电视上为人类排除寂寞、消磨时光的虚拟产物。实际上，巴斯特是政府和利益集团的代表，它向大众鼓吹政策，不停地宣传仿生人。六十年代美国涌现的大众文化催生了文化产品和媒介的标准化与大规模化，电视是大众文化的代表，它的出现隔绝了人类真实的人际交流，人们宁愿倾心于那喋喋不休的“老友”。“电子媒介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其余一切媒介（尤其是机械媒介）是人体个别器官的延伸”（麦克卢汉 17）。电视的效果便是人类中枢神经系统最新近、最壮观的电力延伸，它作为大众传媒最具影响力的媒介之一，不仅向美国，而且向世界各国进行文化输出和霸权。电视建立了新的伦理关系，展望了未来人机交流、寄托情感、建立信任关系的可能性，也反映了现实中的人际危机和技术控制论。

### 三、自我救赎与人性回归

小说的非自然叙事似乎在陈述一个事实：现实本身就充斥着真假，在虚拟与现实交织的后人类社会，仿象有时比现实更真实，正如“特障人”伊西多尔坚称“老友巴斯特”是真实存在的朋友；抑或蕾切尔杀死真正的山羊后，里克的感悟：“任何人想象过的任何东西都是真的”（155）。在人类与仿象建立的各种伦理关系中，人类如此脆弱和压抑，但是，迪克坚持认为在充满



政治阴谋与技术控制论的资本主义世界，人还有救赎的希望。正如巴德明顿所言：“‘人’中介的末世论叙述……忽视了人类救赎的能力，很明显，也忽略了‘重演’的能力”(*Badmington* 11)。迪克通过自然人在“共鸣箱”中与“默瑟”融合的非自然叙事，描写了人类如何在新型的后人类秩序中进行自救，重新探索了生命的意义与人的价值。

默瑟是“反现实人物”，是个体需要与他人融合时抓住“共鸣箱”手柄出现的宗教形象。人只要抓住手柄，阴极射线管就会闪亮，出现模拟电视图像：“默瑟正在艰难地向前跋涉”(15)。默瑟仿佛上帝或是一名苦行僧，他艰难地攀岩，直到死去，再到复生，生命循环，其历程充满艰辛与痛苦。虽然默瑟最后被“老友巴斯特”揭穿是个仿象，是一个被雇佣表演痛苦和赎罪的人造情景，但是，默瑟主义又是真正的体验，就像默瑟扮演者最后亲自向里克和伊西多尔承认的那样：他既是虚伪的人物，又是真实的存在。默瑟主义的非自然叙事并无意间离读者的情感激发性，而是在自然叙事与非自然叙事的融合中，拓展了伦理建构的可能性，呈现出矛盾而复杂的现实世界和真实情感：主体与他者融合，接受他者、相互承认的过程正是人类相互认同的本能欲望和重构社会秩序的愿望。“非自然叙事是反柏拉图摹仿说，因为它不是模仿或再生产我们所知的世界……但它却是亚里士多德摹仿说，因为不可能的事可以在虚构世界得以再现”(Alber 28)，可以说，人类在面对自我迷茫与恐慌无助时，“共鸣箱”这一时间与空间上双重“不可能的”物体，提供了与其他一切生物发生移情、建立伦理关系的情境和媒介。有学者认为共鸣箱“目的不是为了社会团结，而是分裂”(Galvan 416)，但“共鸣箱”这一封闭的空间恰恰拓展了物理空间和伦理空间，使主体将个人幻想和体验融入社会共享的宗教、政治等意识形态中。

尽管默瑟主义是悖论式的存在，但它将自我意识与陌生人的意识融合，使个体不再是完全孤立或与世隔绝的。“特障人”伊西多尔便沉溺于幻觉与现实的边缘。他是被社会抛弃的边缘人，是弱势群体代表，他选择与默瑟融合虽然无法解决他艰难的生活困境，但却意味着他渴望重构伦理身份、获得他人身份认同的可能性。正如布莱希特所言：“人类具有一种能力，在虚构的现实面前能够产生和在现实面前同样的感情”(60)。伊西多尔握紧手柄，“他感到身外的客厅渐渐淡出，周围的废旧家具如潮水般退去，他再也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他感觉自己，就像从前一样，进入了这个场景，这苍凉的山冈，这苍凉的天空”(15)。在这苍凉的虚境中，伊西多尔渴求的是在真正孤独的现实中所缺失的情感与人际关系。

在虚拟与现实的融合中，多重混淆不断的上演。如果在共鸣箱中被石头砸中，回到现实会发现胳膊流血，“未来与过去混在了一起。他以前的体验，与终将得到的体验，都混在一起，除了眼前当下，再无其他”(16)。在融合的过程中，人类会站在时间停滞的坟墓世界无望地等待再次前进，徘徊于

内部与外部世界的矛盾之中，“所有人都在一起攀登。当循环结束时，所有人又一起坠回坟墓世界的深谷”（22）。坟墓世界往往是荒凉而恐怖的，是人类生命终结的象征，在一堆死尸面前，人们等待着周围生命复苏，才有机会爬出坟墓，获得重生。坟墓亦是对精神危机的虚构，是人物内心死亡意识的外部投射，但是它同时又是一种心灵净化的必需品。坟墓体现着文本一向呈现的内外、虚实界限的混乱，这种时空的穿越将自我与他者的肉体、意识、精神融为一体，从而完成个人体验。而这些都是仿生人无法体验的，他们可以循环复制，不具备人类生命意义和个体价值。尽管共鸣箱的融合场景阴森恐怖，但坟墓和死亡也意味着生命即将轮回。因此，在压抑而黑暗的色彩中透露着一丝曙光，面对科技对人类、人文、人性挑战时，小说回归了对“人”的终极思考。

与默瑟融合表达了寻求自我归属和身份认同的欲望，也是对人类基本伦理秩序的维护。伊西多尔认为“不跟默瑟融合，不去感恩，是很不道德的”（133），即使基皮（垃圾）不断生长，“打乱所有的秩序”（164），人还是要靠信仰努力攀爬。可见，亦真亦幻的默瑟主义从认知角度拓展了伦理建构的可能性，对重构人类传统伦理价值体系至关重要，它宣扬了至善至美的道德观，成为高科技时代人类的宗教信仰。“科幻小说中的宗教与灵性是个人、国家乃至星球的心理必需品。宗教并不能因为它是理解宇宙的非理性方式而被否定”（Vest 111）。在默瑟主义洗礼中，伊西多尔不仅在共鸣箱的虚境中诉求自我，而且还一直渴望将主义付诸于行动中，挽救仿生人，因为追杀仿生人“违反了现代默瑟主义伦理。所有生命都是一体的”（113），最后他还救起一只濒临死亡的仿生蜘蛛。

默瑟主义的非自然叙事不仅暗示着人类的伦理意识和道德观念，而且寄托着迪克本人的人文主义情怀，即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他者边界的质疑。伊西多尔与仿生人共住一楼、帮助仿生人逃跑、救赎动物等伦理选择，是在物理上、逻辑上不可能的情境中完成的，解救他者意味着确立对他者的责任，同时也重新定义了自己的伦理身份。“伦理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人需要承担身份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聂珍钊 263），这种责任与义务不仅体现在努力与他者融合建立伦理关系，而且体现在对他者的认同与责任感，这便是人类伦理身份的意义。尽管默瑟主义最后被揭穿是骗局，对后现代社会宗教信仰危机形成一定的讽刺性，然而，真假并不重要。作者无意批判人类的虚伪性，而是在虚拟与现实的融合中探讨高科技时代人类何去何从。在苦痛、黑暗、压抑的科技悲观主义色彩中，主体性受创的里克与伊西多尔在默瑟的引领下仍进行着自我救赎。在布满仿象的后现代社会中，只要有真实的信仰、信念与精神支柱，人性就能彰显光辉。

通过非自然叙事，迪克探索了传统伦理体系中诸如自我与他者、爱与责任、苦难与救赎等价值观念。而在这个认知过程中，里克与伊西多尔重新经

历个人情感与伦理道德的体验，最终选择“坠回坟墓世界的深谷”，完成了伦理身份的诉求。小说的结尾部分是开放式的，作者并未交代里克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他可能仍要面对六型或七型更高级的仿生人、依旧要面对妻子和调节器、依旧要在高科技中感到失望或焦虑。但是，里克似乎回归了家庭，正如开篇提到许多地球人拒绝移民，“也许是因为地球虽然已经毁得不成样子，但仍然是个熟悉的家，是个让人眷恋的地方”（11）。这个“似家非家”的家不仅是个人的小家庭，更是人类的家园，是精神的归属。在这个“家”，人类受到科技的影响，曾被科技摧残又被科技拯救，进行着主体重建和人性维护，这也是作者对后人类时代的一种乌托邦思想实验。

### 结语

2017年10月上映的电影《银翼杀手：2049》延续了原著黑暗压抑的氛围，整部电影在冰冷的高科技背景和阴沉刺耳的音乐中，与小说非自然叙事所反映的多重主题呼应。电影中里克与蕾切尔有了女儿，彻底打破了“人与非人”的界限，而具有人性的仿生人被残忍地猎杀，再次将科技理性异化与人性问题推至风口浪尖，人们不禁思考技术是否存在伦理底线。《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并没有通过追杀仿生人来凸显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维护或批判，而是通过后人类社会的非自然叙事让读者思考人性与技术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作家看来，技术存在巨大风险，也具有救赎能力。小说的叙事形式突破了读者的认知领域，从人物、时间、空间等多重不可能的维度呈现出多种类比、隐喻和象征，使小说文本如同玄妙的科幻世界一样，充满不确定性。而从叙事内容来看，人物命运、虚实转换、记忆碎片、真假身份以及开放式的结局本身就是对人类未来种种不确定性的描写，在后现代漂泊无根的焦虑感中，人物诉求伦理身份、重建伦理关系。同时，这部经典小说在人工智能的大数据时代更被赋予一种全新的意义，并指明了一个可以确定的历史：人类不再是进化的终点，因而必须接受新的思维方式，在面对各种可能性时，我们应当并且只能维护“人之所以为人”的方面。

### Works Cited

- Alber, John. *Unnatural Narrative: Impossible Worlds in Fiction and Drama*. Lincoln: U of Nebraska P, 2016.
- Badmington, Neil. "Theorizing Posthumanism." *Cultural Critique*. (53) 2003:10-27.
- Bhabha, Homi. "Cosmopolitanisms." *Public Culture* 12.3 (2000): 577-589.
- Booker, M. Keith. *Monsters, Mushroom Clouds, and the Cold War: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and the Roots of Postmodernism, 1946-1964*. Westport, CT: Greenwood, 2001.
- Dick, Philip K. "The Evolution of a Vital Love." *The Dark-Haired Girl*. Willimantic, Conn.: Mark V. Ziesing, 1988.

- Galvan, Jill. "Entering the Posthuman Collective in Philip K. Dick's 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24 (3): 413-429.
- Haraway, Donna. "A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 *The Haraway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7-45.
- . "The Promise of Monsters: A Regenerative Politics for Inappropriate/d Others." *The Haraway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63-124.
- Hayles, N. Katherine.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 . *Unthought: The Power of the Cognitive Nonconsciou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 Le Guin, Ursula K. "Science Fiction as Prophecy." *New Republic*. 30 October (1976): 33-34.
- Suvin, Darko. *Defined by A Hollow: Essays on Utopia, Science Fiction and Political Epistemology*. Bern: Peter Lang AG, 2010.
- Vest, Jason P. *The Postmodern Humanism of Philip K. Dick*. Lanham, Maryland: The Scarecrow Press, 2009.
- 贝尔托·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丁扬忠等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  
[Brecht, Bertolt. *Brecht's Reflections on Drama*. Trans. Ding Yangzhong, etc. Beijing: China Theatre Press, 1990.]
- 达科·苏恩文:《科学小说面面观》,郝琳、李庆涛、程佳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  
[Suvin, Darko. *Positions and Presuppositions in Science Fiction*. Trans. Hao Lin, Li Qingtao and Cheng Jia. Hefei: Anhu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1.]
- 刘晓华:“技术控制论的梦魇——解读科幻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国外文学》3(2015):117-122。  
[Liu, Xiaohua. "The Nightmare of Technophobia: On the Science Novel 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 *Foreign Literatures* 3(2015):117-122.]
-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  
[McLuhan, M.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Trans. He Daokuan. Nanjing: Yilin Press, 2011.]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责任编辑:杨革新